

經部

尚書詳解卷三十

宋 陳經 撰

酒誥 周書

商民化紂之惡以酒而喪德成王周公知其受病處在于酒故專作酒誥之書使康叔撫衛封禁民之飲酒如曰羣飲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且周家以仁得天下飲酒末節也而遂至于殺得無淫刑乎予因

是以知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民以酒而迷其性喪其德則滛辟之心生將無所不至矣故上之人嚴為之刑而其教自行由漢以來榷酤之法興刑愈煩而犯者不止是何周人之酒誥能行于染紂之商民而武帝之榷酤不能禁夫人之不犯均是禁酒也古人以之教其民而後世因之以奪民利此商民之所以服而後世之所以不服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

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前既揔叙矣此不復叙成王之意若曰汝康叔當明其教命于妹邦即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商民習見紂之沈湎而未知酒之不可飲儻非康叔明而示之以教命則商民何自知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將言飲酒之為惡必原文王所以禁酒之由文王于周之廟次當為穆也王季為昭文王則為穆汝之穆考文王始立國于西土岐周之地其所誥教有邦諸侯與民亦詳矣曰誥毖者使知所畏謹也庶邦諸侯也庶士諸侯之朝臣也少正者官之副貳也御事者治事之吏也文王誥庶邦諸侯併及其庶士少正御事之臣朝夕所丁寧之意曰祀茲酒惟祭祀之時得用此酒盖所以薦馨香以

達神明若詩所謂為酒為醴烝畀祖妣是也惟天降下命令于人始令我民惟元祀得以用酒古者儀狄造酒杜康造酒則酒者出于人為何與于天以此見人非天不成凡人所為者皆有天理存焉用之於祭祀之禮而不用之于逸樂之具豈非天理哉天降威于人我民所以大亂而喪其德者無非飲酒而行小邦大邦之諸侯所以喪亡其國者亦無非因酒而得罪民與諸侯飲酒而自喪德喪邦亦何關于天而曰

天降威為亂而有罪天理當然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此文王所以誥毖庶邦之辭也則又誥其民之小子以有正有事無彛酒汝民當知有正人之官以正汝汝其可常飲酒乎又當知有耕稼之事其可常飲酒乎知有正有事則必知所畏懼而不敢恣為逸樂也諸侯則曰誥毖其辭嚴民則曰誥教其辭寛教民而必曰小人者古人之教能言學唯能食尚右手幼子視無誑自其為童時其教固以行矣易曰

蒙以養正經曰具訓于蒙士皆文王教小子之意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所以誥毖庶邦誥教民之小子如此在當時之庶邦與民之小子無不感文王之德故庶邦之飲酒惟于祭祀之時飲福受胙其飲也又有德以將之而不至于醉如詩之湛露天子之燕諸侯夜飲醉歸而有令儀如既醉之詩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

是以德將之故雖飲酒而無害也觀文王之諸侯其飲也惟祭祀之時則其他時豈敢縱為逸樂哉不特庶國如此而民之小子亦然文王之教惟曰我民廸小子小子即民之子孫也文王之教皆使其民各廸其子孫故能惟土物稼穡之事是愛其心無有不善凡人惟是勤于稼穡則其外慕不生無他機巧自然心善何暇飲酒哉聰聽祖考之彝訓蓋民之小子能明聽祖父之教無有誨之諄諄而聽之藐藐者故小

德大德而小子皆以一視之人情莫不以仁義禮智為大德而以飲食衣服末節細行為之小德若分而觀之未有不詳于大德而忽畧其細行者今民之小子以小德大德合而觀之則飲食之微尤不敢忽畧矣然則文王之教能使庶邦與民如此豈無自而然哉精誠之運必有以陰驅潛率之者矣不然則空言之發安能感人悟物如此之速哉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成王周公戒妹土之民也股肱者手足之力也嗣有繼續之意爾妹土之民當繼續其股肱之力而無有怠惰作輟純者一也當純一以藝黍稷則其用志不分矣惟其用志不分故能以其藝黍稷者而奔走事其父兄農事既隙始牽車牛任重致遠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為商賈自足其用以此孝養父母為農者藝其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父母其勤勞敦

本如此其為父母者喜有此子能任其事故為之子者方敢自洗濯恭敬厚致用酒以奉其親於此時而用酒不為過也若夫為遊手為末作廢耕稼懋遷之事不顧父母之養而為博奕飲酒是不肖之子也安能使其父母之喜慶哉三代之民自農桑之外無他習自養父母之外無他用心蓋先王平日所以教之者亦詳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之有正者庶伯君子又所以統庶士者此皆指衛國之臣也其爾當常聽則無時而敢違無時而肆為逸樂矣爾大克羞者惟君此又指康叔而戒之也爾能進耇成之人而用之則足以盡為君之道爾于此時而行養老之體則飲酒醉飽無害周公言此三節以開夫人之飲酒謂于祭祀之時則可以飲酒于孝養父母之時則可以飲酒其他時皆不可飲也夫

酒誥之書專謂禁酒而作也既禁其為逸樂復開人以逸樂何取乎酒誥哉葢聖人能使人節欲而不能使人無欲凡飲酒用之于其所當用皆天理也豈人欲哉惟其不當飲而飲至于過斯流于人欲矣設若成王周公以禁酒之故禁之太甚使之皆不得飲則其勢有所不行惟夫禁之于其所不當用而開之以其所當用則順人情而易行此聖人中庸之道也又况成王周公開人以飲酒者皆就其良心之發者開

之祭祀者致敬之時養父母者人子所以孝其親養
老者所以燕樂嘉賓者而致其厚意此是良心之發
雖開之以飲酒而其飲自不致于過矣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
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

成王又曰我大惟教汝康叔將以厚望之也爾能永
長觀省所以審察者當以為久遠之慮凡所作為皆

考中德而行之中者無過之謂無故而飲與夫絶人之飲酒者皆非所以為中惟祭祀與養老孝養父母之時飲酒他時皆不得飲則其勢不至於縱亦不至于拘此即中德也自非觀省為遠慮安能如此縱其飲于一時忘其他日之患禁之太甚而不能以永行皆非永觀省也中德天理也汝之所為既合天理則庶幾能進其饋祀于祖宗幽足以安神祇明足以守宗廟而汝之心可以無愧爾乃因此可以用逸則其

逸樂也可以舒其四體愉其心志而不至于過矣茲乃信乎為王者正事之大臣任君之事無負于君之責望葢有以盡乎已必有以合乎君有以合乎君必有以得乎天天亦順其元德而祐祚之使子孫世享其禄不見忘我周家也元者善之長也凡人之為善而至于天若元德則是此心與天無間天且不違是也成王之所以大望康叔其效如此其要實原于永觀省稽中德而已永觀省稽中德存于一心之微而

其爲效可以事宗廟可以安其身可以事其君可以得乎天如此之大康叔勿謂飲食醉飽之末節而不加之意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成王又申文王之禁酒者言之前既曰誥毖庶邦誥教小子矣此又言我西土往日輔祐文王之國及其治事之臣及其民之子孫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令行

禁止上創下從如上文所謂庶國飲惟祀所謂聽聽祖考之彝訓是皆用文王之教也腆厚也不腆即薄于飲酒也天下之理一重則一輕彼有所薄則此有所厚既不厚于酒豈非所厚者在德乎惟文王之化如此故上天祐我周家革商為周我今日所以能受商民原其所由來惟在乎庶邦與民用文王之教不腆于酒而已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孔穎達曰周受于商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商地故舉商代以酒興亡得失為戒此又言商家先王羣臣以不飲酒而興邦也既取稽考文王以近者告之又以其聞于商先王者告之曰我嘗聞之在昔有殷先哲王謂成湯也廸蹈也躬行之謂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皆可畏者也惟成湯躬行此畏于巳戒儆

不睹恐懼不聞故形之于畏天則見天之顯行之于畏民則見小民之不可忽形之于德則守之以常而不敢變形之為智則持之以堅而不敢失此畏心之在已也形之于後世則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六七作之君所以成王業者皆畏其相國有重臣如伊尹伊陟巫賢甘盤之徒人主之所敬也此畏心之在子孫也形之于臣下則御事之臣所以為輔弼者皆致其恭敬之道責難于君不敢自暇自逸自者由也由

于暇逸者必不能恭于君恭于輔君者必不敢暇逸所以不敢暇逸者惟盡爲臣之職所當爲而已何况曰其敢崇尚飲酒乎此畏心之在羣臣也商家先王萌一廸畏之心故一已之所用者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者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者無非此畏甚矣心之不可以不知畏也前乎此堯舜之競業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敢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祗懼此畏也以人主之尊其敬畏不敢忽如此况于爲諸侯乎况

于為大夫為士者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商先王躬行敬畏之道不惟其子孫為能然而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其王朝之御事皆然而外服之諸侯内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内外無一不在敬畏之中侯服甸服男服衛服為邦伯

諸侯之長者此外服之諸侯也自百僚之聮事合治者庶尹衆官之長者惟亞為次大夫為士者與乎服事奔走于官之尊者此畿内之百官也百官族姓及卿士大夫致仕而居田里者凡此皆不敢沉湎于酒豈惟不敢飲酒亦且不暇飲酒惟盡心于職事而無暇也上文言不敢自暇自逸繼之以其敢崇飲此又言不惟不敢亦不暇以見其重在于職事則其輕在于飲酒然則所謂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人君

之德而至于不可掩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為臣之責惟此二者苟君之德不明與夫不能正其身而正人者皆為有虧于其職上以成其君下以正乎人則人臣之職盡矣當時之為人臣者惟恐巳責之不塞巳職之不盡所謂不暇者惟此而已天下之事無有兩立之理晉人以酣飲清淡不事理法而廢職事卒至于劉石崛起者葢心在于飲酒則無暇于職事心在于職事則無暇于飲酒其心自然

有所偏重此如康叔之于衛其知所以當為者乎知有所當為則必有所不為矣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前言商家先王所以致敬與其臣所以不敢暇逸故其興邦如此此又言商之後王不能致敬惟酒是逸臣下化上之惡故其喪邦如此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即紂也酣身以酒而樂其身惟賢君以其昭昭能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宜其政教命令無以顯明于民者所祇敬而保養之惟是衆人所怨之人不易言敬保之其心不變也祇保之心一也先王用之于賢者故任賢勿貳不使小人間之紂

乃以祇保之心用之于小人誕大也惟縱之淫泆于非常理之事謂之非彝則所為不合于法度矣用燕喪威儀人君所以尊臨天下者有其威儀也詩曰威儀抑抑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像謂之儀此皆君之威儀也紂之以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民見紂如此無不盡然痛傷于心盡傷痛之貌也民至于傷心而紂曽無改悔之心方且荒大腆厚于酒不惟自息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更無有窮已逸安

也其心安于酒恬然不以為怪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當沉湎于酒之時為酒所使其心很戾雖死且不畏酒之能害德如此其辜罪始于商邑言紂與逋逃之人為淫湎于都邑其終也至于舉國敗亡更不知懼所以登于天者非其德之馨香乃其酒之腥穢爾夫為德者自有馨香之理寓于祭祀之間不以物而以德酒自有腥穢之理庶羣自飲見其臣下化上無一人不飲酒也至于腥聞在上則惡之彰著久矣故天

降喪亡于殷而無有愛之天之所以不愛之者惟以逸之故天豈虐民哉民自速其罪爾為康叔而撫商之餘民居商之故地其可不以商先哲王為監哉又其可不以商之後嗣王為戒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王曰封予惟不若兹多語前既舉商家得失興亡戒之矣又曰我不但如此多言亦已躬行之矣使成王

不見于躬行徒多言豈能聳動康叔之聽凡古人所言者皆其所已行者也又舉昔之賢者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水監足以見其形之妍醜而已若民監則可以知其吉凶成敗前日紂為淫酒之行今已墜其命而喪亡矣豈非民監可以見吉凶成敗乎我其不可不以商為監而撫安當時之民也商以夏為監周以商為監漢以秦為監唐以隋為監皆此類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固也毖謹也堅固爾心而致其謹畏此一章大槩言康叔之心當無往而非欲劼毖即敬之意也以遠而言之則有商家賢臣與乎侯甸男衛之國汝當以敬待之也遠者猶當敬況近者而可以不敬乎以近而言之則太史掌國之六典内史掌八柄之法皆汝

之親友者與夫賢臣爲百官之尊者此皆汝國之近
臣亦當以敬待之近者猶爲敬而况小者而可以不
敬乎以小臣而言之爾國所有供事之臣服行善道
而在位者服近其事而在職者亦當以敬待之小者
猶當敬而况大者可以不敬乎以大臣而言之爲爾
之疇如三卿者葢三卿皆命于天子故以疇類言之
圻父司馬之官掌邦政以治封圻之内薄伐其慝違
者也農父司徒之官掌邦教以治民農事順民而保

安之者也宏父司空之官掌邦事廣其土以居民安

定其民以致其辟法者也曰父者尊之也曰圻曰

農曰宏以職言曰司馬司徒司空以官言有政以制

之而後可敎有敎以導之而後可安此其次第也此

三卿者汝亦當以敬待之可也大臣如三卿猶在所

敬而況汝爲諸侯其身豈可以不敬乎剛制于酒汝

之職也汝所當敬也制于酒而不以剛則立志不勇

所行不堅易以中輟矣此章其要在康叔剛制于酒

知所劼毖故廣為戒自遠而近自小而大自輕而重以見其無往而不敬焉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又立為禁酒之法厥或有人來誥曰民相聚羣飲汝不可失之須盡執而拘之以歸于周之京師予其

殺之又惟商之諸臣百工為人所導廸而飲酒至于沉湎者此則為他人所漸染而非其本意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夫民同犯一罪殺其一而赦其一奚為周公立法乃如此詳咏此一章見聖人立法不得不嚴不嚴則人玩而易犯予其殺未必殺之特立為此法爾至于成王周公之本意則亦欲教之而已舊說以周人羣飲則殺之商人則勿殺恐未必然周人習于文武之化豈有羣飲者更不須立此法矣又何况康叔所

治乃商之餘民安有周人哉汝康叔能如此用心則誠為明于享上之義矣諸侯之所以能享上者在誠而不在物在實而不在文能盡其職以奉上則享之義莫過于此矣其或汝不能用我之教辭不聽我言惟我一人不恤更不之顧則是汝自不蠲潔于其事陷民于罪亦與殺人何以異哉成王別白而告之能如此則為明享如此則為弗蠲乃事康叔其亦知審所取舍哉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又于終篇申言之曰

汝當常聽我之所毖謹者惟在于酒若汝所治之民猶至于飲酒者汝即不可推辭分别以為民自飲酒我自不飲酒非關我身之事然則所以化民者非於康叔之身乎民之飲酒即汝之過也乃司即康叔之身司牧民者也此則成王之意責康叔之身任重故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尚書詳解卷三十一

宋 陳經 撰

梓材 周書

成王周公之命康叔也既以明德慎罰之事作康誥一篇矣又以禁酒一事作酒誥一篇然治道必至于粉飾潤色之然後可以悠久故梓材一篇專言教化譬之梓人治材既勤樸斵必須加之丹雘則其器用

文質相副康叔之治衛亦然文武之積累艱難既成其功業矣若不得後人維持涵養之則前人之功俱廢又況衛國商民經武庚再變之後人情反側不安康叔之治正當容忍寛大撫摩矜恤之使之教化行習俗美則文武之功可得而保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此篇雖戒康叔以撫摩新造之邦貴乎含忍寛大然

大要先須通上下之情為邦家君者下焉有大家强族其情為難通上焉有君之尊其情為難通蓋大家强族平時專制一國習為驕奢其心未必不致疑于康叔以為康叔之所以待已者未必不疾惡已沮抑已而待臣民者未必不私愛其臣民也如此則大家之情不通矣天子以至尊居上門庭萬里之遠遠近異勢内外異情亦未必不致疑於康叔以為康叔之所以治衛國其奉命任事之臣其果禀天子之正朔

乎抑猶有國異政家殊俗乎其果遵王室之法度乎抑猶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如此則天子之情不通矣為國君者下而見疑于大家上而見疑于天子上下之情不通如此奚以為國成王必使之通上下之情為一以其待庶民與其待小臣之情而通之于大家使大家無疑以其侯國之大臣相聘貢獻通之於天子使王室無疑則邦君之職盡于此矣凡此上下之情所以貴乎通者亦常理當如此也若汝順其

常理而行之於是曰我有師師師者法也師師也我有典常之師可師師法而非出於巳之私意也成王惟恐康叔出巳之私意激而生事故使之順常道以為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司徒司馬司空此大國之大卿尹者衆官之長也旅

者衆士也諸侯之國上自三卿次而衆官之長又次而衆士其發言曰予無以厲虐殺人為心此其持心之忠厚也然則彼之持心忠厚不以殺人為事曷為其能然哉亦以厥君先敬勞爾厥君指康叔也敬者敬其民使民如承大祭也勞者慰撫其民勞之來之也國君以敬勞率先其臣故其臣往而治民亦以敬勞治民為惡於内而姦者為惡于外而宄者無故而殺人者罪人所經歴知情而藏匿者此等人尋常皆在

所不赦今衛國遭變亂之後亦當且含忍之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臣往而治民于此等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宥赦之亦見其國君之事于戕敗者皆宥之故能如此戕賊而敗人者罪之小也惟國君於其罪之小者而宥之故人臣于其罪之大者亦宥之大抵成王周公戒康叔治衛國只欲其安慰商民行憫恤之政不欲其大察迫急凡前非昔過一切不問使之改過更新如此庶幾反側之情可安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至此成王又提其意之切要者告之謂王者所以開置其監者豈有他哉其治本爲民而已監如三監之監同諸侯之長王者使之監諸侯之國也戒之之意曰汝諸侯之長其治專在爲民則不可使民至于相戕賊相虐殺上以仁愛撫民則民自然生親愛之心至于相友相助

相扶持安有戕虐哉惟上以刑急迫其民民無所訴遂至於胥為戕虐矣至於敬寡至于屬婦寡者人之所易陵寡者猶敬則衆者可知婦者人之所易忽婦者猶連屬之使有所依則為夫者可知合由以容汝康叔當合而由之不可分别涵之如海養之如春俾一國之中若貴若賤若善若惡若上若下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含容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成王告之之言既多恐康叔聽之泛而難從也又

曰王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所以命之者曷以哉要使康叔專於聽曰引養引恬此王之所以責效于邦君御事也養者有以富之而養其身也恬者有以教之而安其心也引有徐之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利者皆非所以養民安民也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我之所以告爾者豈特令日為然自古王者所以制監之意亦此而已安用辟為哉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

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
雘

成王設此三事以諭康叔其大意則一而已言之不
能已惟恐康叔之未悟故以一物喻之為未足又以
一物喻之譬之稽考田畝然既勤勞敷布而菑治之
矣苟不能陳力以脩之為之疆界畝壠則有水潦之
害而稽田之功不能終譬之作室家然既勤于為垣
為墉築墻于外以防寇盜如此則謹密矣苟不能塗

塈以飾之茨以蓋覆之則震風凌雨爲害而作室之功不能終又譬之作梓材然梓人治材既勤於爲樸斲而彫刻之成其器矣苟不能丹雘以飾之則久而易壞梓材之功亦不能終凡此皆是有以治之于其始必須有以成之于其終衛國之民前日文武艱難積累開此土宇以致之若今康叔不能成終無教化以調和其民潤飾其治以爲他日無窮之計使衛國之民再爲亂則前日之事皆爲之壞此是成王周公

深謀遠慮不但為苟且偷安之計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王惟曰又更端告之先王指文武也文王武王勤用民德懷來諸侯以為夾輔所謂文武以明德懷諸

侯者聰明齊聖之德照臨于其上四方諸侯有所觀感故庶邦之享上作兄弟方來多率其鄰國諸侯如兄弟之義方方而來亦既用明德以享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亦既用明德者見當時諸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所享之物皆其誠心所寓德之所寓也文武以明德懷諸侯諸侯亦以明德而享天子君臣上下一皆以明德為主豈有他哉后者後之為君者指繼體而言也後之為君亦當法前人之意式用也用先

王之常法以集庶邦庶邦亦皆以丕大來享上如諸侯之享文武亦既用明德也成王之意欲康叔之治衛能撫安新造之邦涵養斯民則享上之明德亦莫過于此矣皇天既以中國之民而付我先王又以疆土之大而畀我先王肆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所以將中國之民與疆土之大而畀之先王必有望于我先王也今成王能用是德不以刑為用葢德者君民之所同得也成

王用德以和懌其民而先之後之左右輔翼之使之順其常性而趨於和懌之地民既懌則先王所受命于天者亦可以少慰矣葢先王所有之民皆其受命于天者後之人君能以德懌其民則亦可以懌其先王不以德懌其民則先王之心何如哉亦為之不滿矣已矣乎若茲監汝康叔監于侯國亦若此而已言當體成王用德之心可也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永保民成王與之

相期於長久以為我非止為一時計也為萬世子孫保民之計商民之安危實係周家之利害商民安則周家之業可以久我之所以望於康叔者如此其無窮則康叔之治衞亦當有以副商民之望也昔者三代之王君臣常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若曰惟乃世王若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以至鼎銘之類皆欲為子孫永世之寶宜若其用心之私也而其實則公也吾子孫長享百世則百世之民安享千世則千世之民安

安吾之子孫者所以安吾民也此其心之所以公也秦皇欲自一世二世至于萬世雖與三代之主所願欲者亦無以異殊不知三代之王以其身為天下之公而秦以天下為一已之私此其所以異也讀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足以見周家之忠厚所以治亂民如此其不苟也卒之康叔遺化及于衛國柏舟之仁人凱風之孝子干旄之好善後世有歌衛風而知康叔之德者則知康叔之治衛其遺風餘俗猶見於

春秋之世況在當時者乎學者欲知衛國之風當知

根本於此三篇之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一

尚書詳解卷三十二

宋 陳經 撰

召誥 周書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使召公相宅因而作誥以進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是時欲都于洛而卒不果遷至成王乃成武王之意建都於洛邑蓋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亦因是以遷商

民於此然則洛邑既成成王果都于此乎曰成王實都鎬京特來往朝諸侯于此祀清廟于此則鎬京為正都洛邑為東都詩魚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鎬至幽王時猶都鎬京則成王實都鎬可知矣宣王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于東都宣王以此會諸侯則成王亦于此會諸侯可知及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都洛東都之成實始于成王也周公攝政七年復辟于成王蓋在于營洛之後名公欲成王知所以謹其始故

此篇先述作洛之由後述進戒敬德之說使成王因
營洛有所感悟召公太保之官王公之職古之所
謂論道經邦於此可見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廟
在豐成王以宅洛之事告於文王故成王在豐欲宅
洛邑是建都於此而終不果遷也使召公先相宅是
時周公攝政故召公先周公而往相宅者相其高下

厚薄燥濕之宜與其宗廟社稷之位召公以成王即政之始故因而進戒而召誥之所以作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此作史者敘述作洛之由紀其日月歷法以月起故紀其朔望或先事而書朔或先事而書望使後世之歷有所考也惟二月既望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

十五日也洛誥是攝政七年之事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與此篇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實同此一日也于既望後之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即鎬京也天下所尊謂之宗周成王自鎬行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文王之廟既畢則命太保先周公而來相宅周公後往也越若來召公於是順成王之命而來三月惟丙午朏朏者明生之日即三月初三日也又于朏後三日戊申之日太保始至太保以三

月初六日自鎬京來經十四日而後至洛既至則卜宅卜之于鬼神遷都國之大事當謀之鬼神不敢以已意也厥既得吉卜方始經營其成定其左宗廟右社稷前朝後市之位又于經營之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商之頑民攻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既于戊申經營曷為至三日後始攻治其位以此見古人之處事必深思熟計不輕發待其規模既定而後為之言庶殷者周人服其教化已久其趨事赴功不待言矣惟庶

殷于此亦樂於從事可以見聖賢隂有以感悟其心故下文亦言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越五日甲寅位成于攻位之後五日甲寅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皆成其規模自太保卜宅至于甲寅纔七日爾而其位已成何古人成其事如此之速也觀文王之爲臺沼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則召公之營洛也豈非四方之民大和會故其成之易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于甲寅之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觀者徧歷觀之也周徧而觀新邑之所營夫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之至而已定其位周公既至不改召公之規模而遂達觀何二人之謀如此之合也以此知周召二人其心同故其為謀亦不約而同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用牲以告天立郊位于此也牛二者帝牛稷牛也

祭天用特牲而后稷配天故復用一牛曰牛二越翼日戊午之日乃祭社告其立社稷之位也郊不曰新邑郊在國外社在國内故也社稷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社者五土之神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稷者五穀之神后稷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先王之禮有當用少者有當用多者天神至尊故以特牲社稷人事故牛羊豕皆備此所以别天神與人神有多寡隆殺之異也既祭

天地社稷而不祭宗廟者蓋成王在豐則告于文武之廟已畢至十二月戊辰烝祭歲則亦未始不祭宗廟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于祭社稷後七日之久始以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亦是周公計慮之深不欲驟發也書當如左氏

傳士彌年營成周書以授師之書同所以載其高卑厚薄財用餱糧之數也夫以營築工役之細事而周公無不知其纎悉曲折如此以是知古人之學不務為空言凡微細工役之賤皆是學也觀周公所以命庶殷之書意其必曰度用工若干用財若干㫖日而成不愆于素於此可見不然旋用焉而旋經畫之豈周公所以處事者哉庶殷即頑民也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伯即諸侯之長也周公以其書授之邦伯諸侯

之長又以督其下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即康誥所謂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也獨言庶殷丕作而不言侯甸諸侯者蓋仇民既服從則友民可知以商之頑民不服周家之化而一旦能如此自非聖人綏斯來動斯和之效何以能然太保于庶殷丕作之後乃以庶邦之冢君出而取其幣帛蓋諸侯之來也必有幣帛以為贄出者取所奠幣帛以入獻當周公在洛時召公與諸侯入而見周公與之商度其事

既出則取幣以復入也當是時周公欲歸鎬京召公因營洛而作誥以戒成王故取諸侯所獻之幣入而與周公使周公達之于王因以召公所以作誥之意併達之王也拜手稽首召公致恭盡禮旅陳也以其誠意陳于成王與周公之前言所以誥告庶殷與其諸御事之臣之意當時諸侯皆在而獨曰御事之臣託之于御事也論召公之本意一篇之中皆是告成王之事而此言告庶殷御事者蓋其意則併告庶殷

御事而其事則皆成王之事言庶殷御事則成王可知矣先儒言成王實在洛邑而經文但言成王在豐太保相宅而已又洛誥篇曰伻來以圖及獻卜則成王實不在洛邑戊辰王在新邑乃是十二月烝祭之時也當以經文為正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召公作誥之辭也人臣將進戒于君不以

祖宗必以天蓋君之尊莫與為敵苟非以其尊且畏
者聳動之則何以感悟人主之聽故召公于此言皇
天上帝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改厥元子人主代
天作子是為天下之長子也前言元子之責在紂故
其命在紂今已改其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則命不在
商而在周惟王受命無疆惟休言成王所受之命正
此元子之任也知其有無窮之美者必當有無窮之
憂能憂畏則是美可保不知憂畏泰然以是美自居

則是美不可保矣然則所謂無疆之恤安在哉亦曰敬而已矣曷其奈何弗敬言敬不可以不行此篇之大意只欲成王敬德而已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不敢縱乎逸樂常持不息之誠者是乃所以為敬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言祖宗之憑藉扶持者不可恃也遐遠也終久也天之所以久遠其商之命者以商家多先哲王精神在天有以助祐其子孫故其後代之王自湯而後如大戊武丁是也後民後代之賢如伊陟巫咸之流是也然則能服其天命而不替服如服事之服所以事天也然則商家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又豈知其終也如紂之世賢智之士隱藏不出瘝病之人顯而在位而遂至于失其天命乎賢者隱而不肖者自然皆

虐政而無善政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而呼天想其無辜于上天矣當此之時紂不知因民心之怨而自反諸已方且往其逃亡謂有逃亡者必窮極于其所往也出必見執謂執而殺之使不得出也其逃亡者既窮其所往其欲亡而出者又執之使無所容其身民以其哀而告天故天亦以其哀而矜恤民天之所以眷顧祐命者必求四方之能勉于德者故棄商而命周也孰謂商家祖宗之憑藉扶持者

有足恃乎令成王即政之初是雖周自后稷至文王積功累仁成王亦不得恃此當求之已可也求之已則疾敬德可也德者在已之德疾敬之則興起敏速而為之發之以勇而可以悠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令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言天命之眷佑者不可以恃也相視古之先民有夏先民者古昔之稱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之眷禹也迪者開導之從者順從之子愛之保安之皆天之所以為命禹如此禹不以天之命已也為已足又能面稽考其天所順凡天意所順者禹則向之而不背稽之而不敢違及其後也桀棄禹之所為則天於是墜其命又相視有商之朝天迪格保言天之眷湯也既迪之及格之又保之格者極至也皆天所以命

湯如此湯不以天之命已為已足又能面稽其天意之所順及其後也紂棄湯之所為則天于是墜其命曰天迪從子保曰天迪格保者是皆天所以愛君之意有加無已之辭天之愛君者無所不盡其至而君之奉天者不敢自恃其至後世子孫猶且不能守誰謂天命于此而可恃乎今成王即政不可恃在天之命亦求諸已可也求之已則莫若無遺壽耇者壽耇老成人所更者已詳所歷者已熟召公恐成王有自

尊自大之心易至于輕忽老成人則必曰無遺棄其壽耈王能如此我方敢言其能稽古人之德矣又何況其能稽謀自天乎古人之德亦不過用老成之人與之共政而已成王而無遺壽耈豈非有稽考于古人之德乎天之謀亦不過與老成之人同是謀而已蓋天祐生賢佐賢者能知天命成王無遺壽耈豈非能稽謀自天乎成王不敢自用一用老成之人而遂能合古人之心合天之心然則壽耈其可遺之哉遺

之是違古人也是違天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之意謂豈特祖宗之不可以自恃天命之不可以自恃而民情之向背亦不可恃有王雖小雖在幼冲之年其實居元子之責此一句與周公立政孺子

王矣同意大能以至誠之道而和其民則有今日之休美言民之感化如此之速雖然民固易化亦有至難而可畏者焉豈可恃哉嵒險也撫之則后虐之則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險如此王不可以後言不可緩也即疾敬德之意也所以不敢後者用顧畏于民嵒爾顧者反觀自省畏也戒謹恐懼惟恐失民之心也王之所以顧畏民嵒如此者以王來此洛邑乃繼紹上帝代天以愛民則當躬行于此土中故也旦

曰其作大邑此又舉周公之言以戒成王君前臣名故曰旦周公之意所以責望成王者甚重以謂作此洛邑故使成王于此而配皇天于此而毖祀上下于此而致治配皇天者言其君之德與天同其大也毖祀于上下者有天下者祭百神上天下地祀之大者毖謹也謹其祀則幽無愧于鬼神矣其自此土中致其乂則明不愧于人矣惟其有以格幽明之心則必有感幽明之應故為天為鬼神所祐而其命可以有

成而無愧為民之所歸則治民而立致休美之效此皆周公所以期于成王如此也使成王之心有以感乎人而無以感乎幽亦不可也惟其合幽明為一致通顯微為一理則洛邑之治成王始無所負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上文既述周公之言此又以已意戒之王當先治其有商御事之臣使之比附而助我有周御事之

臣周之臣已能奉法者也聖人當使内外無間一視同仁而後可若周之臣恃功以陵商人商之臣失勢而忌周人則不能和同為一必使商御事比介周御事無所疑忌猜嫌于其間節性惟日其邁商民之性既流蕩而不知反欲節抑商人之性使之日進于遠大之地然亦不可不以身率之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是亦率之以身矣不可不敬者敬所當敬為所當為凡人主一身之事言動語默孰非當敬孰非當

為哉召公使成王化民以身而不以空言化民以實而不以文具其身正則不令而行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再舉夏商歷年長短俾我成王知所監戒我不

可不監視有夏之朝亦不可不監視有商之朝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蓋有夏所以享國之長吾所不知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蓋有夏所以享國之短亦吾所不知也其長短吾所不知則吾之所知者惟有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其監視有商亦然商家享國歷年之長與乎不其延而短祚皆吾所不敢知則吾之所知者亦不敬德則早墜命爾召公于夏商之短長皆以不敢知言者何哉天難諶命靡常在

彼者不可必而可必者在我也在天者不可知而可知者在人也人主不能必其所可必而求必其所難必不能知其所可知而求知其所不可知則治已者必略而求于天者必詳人事之當為者忽焉不加意而意外非望之福必萌僥倖之心故召公曰不敢知意欲成王專求在已之敬德而已不敬德者墜其命則敬德者必有歷年可知是敬德處即歷年而不敬德即墜命也求天于已可也求天于天不可也令王

嗣繼夏商之後而受其命我亦當思惟此二國所以受命長短之由若順也繼而順其有功者盖夏商之賢王所以行之有功效者成王繼而順行之可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章戒成王當謹之於其始也王乃初服即政之始初服行其教化也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初生譬如人

子之初生焉其良心善性未嘗不全于稟賦之初自其初而保養之習為善則善矣自其初而不能保養之習為惡則流而為惡矣自其習為善者觀之豈非哲智之命乃以自貽矣貽予也自者求之在我與孟子自求多福之意同也人子之初生者習善則可以為善況人王于即政之初乎自其初而能敬德則可以有歷年之久矣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此三者雖天所命其實修之者在人人能自為哲智則天

必命之以哲命之以吉命之以歷年之長矣人不能自為哲智則天必命之以愚命之以凶命之以歷年之短矣吉凶禍福何常之有修之在人則應之在天天非自為哲為吉凶為歷年也然此三者實以哲為主能哲則自有吉與歷年長之理不能哲則自有凶與不長之理既有吉有凶相對則哲對愚歷年對不永可知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成王初服政居此新邑凡事當謹之于其初正是

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際也王當疾敬其德不可緩也及其敬德之至發而見于用者皆德則祈天永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甚矣性命之難言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是不可以人為損益之聽其自至者命也今召公言天命可祈則是有以致之而至無乃與孟子之言相戾乎蓋常思而得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凡盡人事者受正命也祈天永命者亦受其正而已記曰大德

必受命是也然亦有仲尼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者亦有顏子而夭伯牛而有疾者茲豈非莫之致而致乎聖人以人合天而不專于天以義安命而不專于命此召公之祈天永命必先之以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亦敬德之意也召公戒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遂敢以殄戮刑殺而治民蓋小民其初心無

有不善一過于為非常理之事情在可恕未可便以刑戮為治也其惟順理而行之可以有功以刑戮為治者皆非理也王之位在德元者當以德倡先天下是為德之首也君以德倡之則小民知所自畏而人君之刑自用于天下矣夫以刑加人者可以使人必畏而未能使人自畏以德率人者不使人之必畏而能使人之自畏民知德且不敢犯于非義而自畏民自畏則人君之刑用于天下矣此之所謂刑者非眞

有刑也德之可畏也至于此則王之德始顯著于天下其與殄戮乂民者豈可同日語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上下勤恤謂君臣之間皆當憂勤也其曰我周家受命大如有夏歷年之久又當不廢有商之歷年者君

臣之間當以此為念欲兼夏商享國之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成王當以民心為天心民心即天命非于民心之外別有天命也民心苟失則天命不可保矣然必以小民為言者蓋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所不及矣如堯舜之不虐無告文王發政先鰥寡孤獨是也拜手稽首召公于作誥之終篇必致敬盡禮以入其言欲成王之專聽也予小臣謙辭也召公自稱也仇民商民也百君子商周之賢者也友

民我周之友民也予小臣敢率其仇民與乎百君子與乎友民者安受成王之威德奉行之此我人臣之職也臣下奉行君之威德則王末有成命享其天命無虧也王亦顯則其命令不可掩也雖然成王既有成命矣不可如是而遽止也當求其所以永命焉成命在今日而永命在子孫保受成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于祈天永命則非人臣所能在乎人君之敬德以祈天耳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為功也

至此則責望于成王之身者愈重恐成王專以恃臣下也然臣下固當盡臣下之職為君者亦當盡為君之職我但能恭敬奉幣帛以供王慶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者在成王而不在召公矣此上下勤恤之意也

尚書詳解卷三十二

尚書詳解卷三十三

宋　陳經　撰

洛誥　周書

此篇與前召誥之書相表裏同是卜洛之事也召公因周公以書戒成王為召誥之篇周公因獻卜與成王相對荅之辭而為洛誥之書周公攝政至此七年成王年已二十矣周公知成王年長其君德已成可

以居君位故復辭而告歸成王知周公不可一日去已故堅留周公而不與其歸何為前日成王疑周公如此而今乃復留之蓋今日之成王已非昔日之成王七年之間周召二公為之左右其所以誘掖開導之者深矣不然所以留周公之言安能如是其切至哉自非信周公之篤任周公之專何以能然觀此篇者不特有以見周公罔以寵利居成功明于去就之大節平時所以格心之業亦于是而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誥之序曰使召公先相宅洛誥之序承上文故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即召誥所謂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乎新邑營是也召公相之周公營之故使來告成王以洛之吉卜夫此篇所言者皆周公與成王相對荅之辭而序特言告卜者蓋周公之告成王者因獻卜之事而發其端故爾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先儒孔穎達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洛邑既成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時所誥觀孔氏之意則是自周公拜手稽首而下乃周公復子明辟之日

舉前日所獻之卜對成王而言之明此篇不在營成周之日也子者家人之辭周公以叔父之尊故稱成王為子辟者為君威福之權明者王道利明不利幽自此以前成王雖已即位周公攝政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自今日已往復子明辟則歸政于成王矣如往也成王往日以幼冲之故不敢及知天之始命周家與乎定命于洛邑之事宅洛謂之定命者周家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皆於此而定惟其成王

幼不敢及知故攝政在周公而營洛亦在周公膺繼也保安也我乃繼文武所以安天下之道大相視洛邑東土庶幾自此治邑安定天下為明君之始焉基之一字周公含不盡之意言明辟自此始則其後更有無窮已之事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即召誥所謂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之日也師衆也四方民大和會于此故曰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公卜此三處皆不吉惟洛為吉

所謂三處者河北黎水之上即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以處頑民商民安土重遷故欲都河朔近商之地黎水既不吉則又卜澗之東瀍之西亦欲商民稍近爾二者又不吉惟洛地則食之者卜必以墨畫龜兆順食此墨畫之處則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既卜洛為吉矣又卜者何也此乃定下都遷頑民也又於瀍水之東別卜一處亦惟洛食故先儒于上文惟洛食即今河南城下文惟洛食今洛陽言周公

于洛地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洛卜宅則卜乃召公之卜何與于周公周公曰我卜者周召二公心同故其謀亦同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伻來以圖及獻卜伻者遣使來也獻二處之圖及二處之卜於成王周公不敢自專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乃成王留周公故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於周公稱周公之美以為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天之休謂命我周家之美也公能敬天之休故相宅于洛其作周家所以配天之休公既定宅于洛矣使人來示我以卜之休美恒吉之兆恒久也周家常久於此新邑故曰恒皆我二人共貞既有此吉卜須得公與我二人同心協力貞固以守此公其以我萬億年之久常敬天之休拜手稽首以求教誨之言見得成王為長久

之慮而不為一時之計不以天之休為足恃而以敬天休者為已任非若後世之君安于其所僅足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成王既拜手稽首求教誨之言故周公教成王以往新邑舉行典禮須當有以激勵臣下肇始也殷盛也今王往新邑始舉盛禮行祭祀于新邑咸秩序其禮

文所不載者而祀之蓋非常之祀不可以常祀論也常祀則祀其典禮所載者既舉盛典則合天下之百神皆祭之洛邑既成之初不比他時故也然則洛誥之書言作洛之事及於祭祀者觀詩之清廟曰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成王往洛邑諸侯來朝助祭文王之廟此乃往洛邑始行之事又況國之大事莫大于祀而成王所以毖祭上下奉宗廟者莫切于此故周公舉祀事以告之予齊百工者周公攝政位

家宰正百工則當時之百官皆周公所整齊者無一
小人間其間矣伻使也此使百官從王于新邑予惟
曰庶有事周公知成王年已長君德已成我惟曰庶
已成王用此百官有善政事令人至新邑就行王命
曰記功之尊者以功之次序而作元祀因此祭祀之
時遂記其往日有功于民者以勞定國死勤事能禦
大災捍大患者皆祭之先王之報功也皆以祭祀盤
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見先王忠

厚不忘人之功也惟當命羣臣曰汝受我命當以厚輔於我我當大視其有功者而載之夫巳然之功見於往日者既有以報之未然之功在今日以後者又大有以責望之則羣臣百官莫不知所激勸矣雖然如此又在成王有以率之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百官皆得其正者豈非成王自有以教之哉欲其化下以躬行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絶厥若彞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成王自教其工躬行以率百官者在乎先去其朋比之心人主用心之公則無所朋比小人不得乘間以進人主之心一有所暱至于朋比則小人皆得以投其君之所欲成王之所戒者當以朋比為戒言孺子者以成王之年尚少尤不當輕忽故丁寧之至于再自此以往朋黨之心一熾漸至于長則如火

之燄燄至于燄然而有次序則燎原之害不可撲滅而絶之矣當于其微者謹之不可待其既著則爲害滋甚所當順其常理凡撫安天下之事如我前日居攝之時所用在周之百官蓋周公當時所用在周之百官無一而非常行之禮無一而非安民之事已有軌則可以遵守矣汝能如我當時所用之百官則悉自教工之理成王其自喻矣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今率百官以往洛邑當使之各

嚮就其僚聯事合治者僚也如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是也明為其有功則人臣顯然成其功無有讒人害之者惇厚其大成其寛裕之德惇其大則處心者不在于小成其裕而處心者不狹曰趨於廣大和易之地而無褊迫狹隘之量人臣能嚮即有僚能明作有功能惇大成裕何以自能爾哉皆上之人有以使之臣賢則君必明汝亦因此而可以有令善之辭于後世永永無窮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已者前之言已終更端而言之也汝惟冲子年雖幼當有以終前人之事葢任大責重成王不敢輕易也汝當于分别天下之邪正人主能分别天下之邪正則臣下不敢欺君不能分别邪正則臣下與民皆將爲罔上之行矣享奉也諸侯百辟當來朝之時汝于

此須有以敬識之惟敬則能分別真偽識其有奉上之誠者又當識其有不奉上之誠者能識别其邪正則賞罰予奪之權在我而臣下不敢肆欺矣于是又教之以分别邪正之理凡享上以多儀為尚儀禮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須是于幣帛未將之時有此恭敬見于幣帛者非幣也敬也諸侯之來朝也奉圭兼幣庭實旅百凡所以為贄見奉上之禮物在是而禮儀亦在是則

禮與物稱此以誠奉上也物在是禮儀不在是則謂之儀不及物此不以誠奉上也不以誠而奉上者謂之不享以其不役志于享言不用心于奉上也諸侯既不用心奉上則為民者亦皆化之而不知奉上矣是以惟事其爽侮人主之事有所失而臣下皆得以侮嫚之然則當如之何亦在成王敬識之而已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欲歸故責望成王言成王不可以周公已行之事自謂定矣我當時攝政更有事不暇行者言行之未盡也今汝成王往新邑必須分取我前日所未暇為之事一一施行之須分也我教汝以輔民之常理汝當聽而行之民有常性不能自立在人君所以輔翼之周公之告成王者無非輔民之常理也汝乃是不藼乃時惟不永哉藼勉也汝若于此而不勉彊則

不能爲長久計矣正父武王也武王所爲無一不出於正如曰啟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也汝正父武王之所爲當篤厚汝序而行之無不如我則天下皆不敢廢汝命矣周公之所已行者即武王之所行能篤敘正父則必能如我所爲矣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周公乃成王之叔父故以一家之事誨之必曰罔不若予又曰如予又曰茲予其明農汝往新邑當敬其事所敬者何爲哉如我明農之事是也周家農事

開國周公教民以農事明以示人如七月之詩可見如酒誥惟土物愛可見汝所敬者當如我明農之事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彼指民而言也裕民之政見于彼使天下皆得以安生樂業仰事俯育則民皆歸必無有遠而不至矣戾至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上文既是周公復政告歸此章乃成王留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明安我冲子周公去則成王之治不明而身爲之不安周公在則成王明而安公稱舉天明之德輔佐我小子顯揚文武之功上以奉荅天命下以和常四方之民而安其衆成王言此者以見一人之責有先王之畀付有天命之難諶有下民之仰望任大責重非我小子所能當必得周公爲之羽翼文武

之功而謂之揚者所以顯之于天下也而謂之荅者有以仰荅乎天心也民謂之和恒者民有常無以和之則失其常和而使之常者人主也居師者安天下之衆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即周公前告成王肇稱殷禮之意也周公使成王舉盛禮祀新邑成王所謂此禮非周公則不能舉周公肯留則當以我小子厚尊其大禮稱舉秩敘其大祭祀併與其禮文不載者秩序祭之將禮即殷禮也祭祀之禮所

以交神明人主之所厚而尊之也稱秩者祀有尊卑大小之序惟公德明光於上下此又稱述周公之德如此惟公德之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故光于上天下地言充塞天地之間也公雖有此盛德而施于四方常有不已之意孟子謂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此勤施之意也惟其施之勤而不自已故雖小而近處者皆有穆穆之敬以迎其太平之治謂之旁則不但施于四方者勤而不

已至於出處語默之小節處無往而不敬此其德之盛也與克勤小物同意如此故能不迷文武所勤之教文武之德所以施于民為教化者亦惟此勤周公能勤施四方則與文武所勤者何異文武有是勤而周公無以繼之則亦迷惑而失之矣周公以其勤而繼文武之勤使文武之教復明于天下豈非不迷乎予冲子夙夜毖祀周公有如此之德則可以任如此之事我小子夫何為哉夙夜謹其祭祀而已以政化

委之公而以祭祀歸之已左氏傳衞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此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輔也迪導也篤厚也言周公之功所以輔導我之厚無不若是非溢美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成王欲立周公之後伯禽於魯故曰予小子其退去即君位于洛邑立公後於魯伯禽既立於魯則周公當留以輔成王不可歸也四方迪亂亂治也迪啟也四方正在治道開端之初尚未定于宗禮典禮未彰著則公之功猶未得救寧論周公之心必使典禮咸行于天下庶事大備則公之心始安未定于宗禮則公之功豈非猶有所未備乎此成王望之以不已之意也周公順當迪導將大其自今日以後之事監我

士師工士師工即衆官也衆官雖多必有人為之總
宰周公肯留則監視士師工者周公也大安文武所
受之民治之以為我左右前後之輔成王之意所以
望公者謂宗禮欲其定自今以後政事有所守及其去百
官有所法文武所受之民得所安則周公方可言去
不然則未可去爾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安定我而不我去我當從周公之言而往新邑公功肅將祇歡天下之人方且肅恭將大周公之功又祇敬懽懌周公之功言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如此今若舍我而去豈非適所以困我乎公無去以困我我惟勿斁其康事謂我之義欲致天下于大安大寧之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更得周公為之儀刑使四方世世享公之德可也周公之功在人不能忘有如一旦驟爾言去則我一人將何所賴而四方之民

亦何所法哉周公縱不為成王留豈得不為四方而

留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

周公拜手稽首受成王之命許成王之留也遂述成

王之意謂王命我而來以退為去以留為來令我來誠敬保安乃文祖之德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功烈之考武王而光顯之文王之民皆受之天故曰受命民非周公保之則不得其安烈考武王之功非周公有以光之則無自而顯弘朕恭即救公功之意也周公前日居攝之功皆以恭敬為之成王以其未備也復留公以承保文祖受命民光烈考武王則周公之恭至此而始大周公聞成王之命不得不留也自今

以後君當盡其所以為君臣當盡其所以為臣君盡其所以為君則厚其常道以待商之賢臣治為四方之新君以作周恭先可也臣盡其所以為臣則率卿大夫御事厚前人之功以荅天下之望為周孚先可也周公之意謂君臣之間當自此為始孺子來相視所居于洛邑自此新邑當大厚其典常之道以待商賢臣之有老成人者欲成王有以安商人之心其治為四方之新君則天下皆于此而更始使後世子孫

言為君之恭者必推成王為先曰其自時中乂言為君恭敬之道欲為後世之所尊則其治亦當極其盛而後可治未至於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安得謂之恭乎其自是土中以致治必使萬邦皆被其美而無有一邦之不美必使王之功皆成而無一毫之虧則治至此可謂盛矣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我周盡為臣之職則當率其多子衆大夫也率其御事治事之臣也厚前人之成烈前人即閎夭散宜生之徒輔文武

已有成烈我旦厚之以答衆人之望使後世言爲臣之信者必推尊於我如此則君臣兩盡其道矣君非無信也而恭爲君德之大人主爲恭于上而天下自平臣非無恭也而信爲臣德之大人臣忠信于下則不欺其君此恭與孚之所以異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

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昭明也子成王也刑法也單盡也文祖文王也我之所以明成王之法汝成王考之以盡文王之德故也汝成王能行此法可以為明君周公之心與文王合雖不必事求合于文王而心與之同則其為法自與之合所謂明子之法者如上文所告成王者皆是也今之所以居此土中皆文武使我毖謹殷之頑民而命我以安寧之以此見周公之舉措皆非周公

之始創為之皆本於文武也秬黑黍也鬯鬱鬯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為酒煑鬱金之草以和之使芬香調暢曰者命之曰明禋也明潔禋敬也以秬鬯二卣為明潔禋敬拜手稽首以太平之美致享焉予不敢經宿則遂以此速祭於文王武王之廟精意以享謂之禋周公之意以攝政七年之間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無非文武之遺休餘澤今已致政復辭于成王矣不敢不致告歸功於文武祭祀之禮在誠不在物謂之

明禋謂之休享謂之予不敢宿皆虔恭之至也時假秬鬯二卣以達其誠而已惠順也敘次敘也汝成王自今為政當順其正道厚行之使有次序疾患也無使民遇于患苦之虐政則萬年之久天下厭斁汝之德澤引漸也考成也商民日漸月漬漸至于成王能使商民承奉汝之敘汝成王惠篤敘矣商民承汝之敘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則不特見于一時萬年之久長觀感朕子成王而懷歸其德矣萬年厭于乃德

者周之民也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者商之頑民也

周公之心以商民為念故分別告之亦若召公言先

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與仇民友民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孔安國曰成王既受周公告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

戊辰晦到知此十二月者即七年建亥之月也自此以下皆史官述其事烝祭歳者次年之正月成王即政之始周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仲冬烝祭謂之歳者周人以是月為歳首也宗廟用太牢常禮也周人尚赤故曰騂成王欲立周公之後命伯禽於魯故於烝祭特加一牢王命史作冊文以告史之官名逸者祝讀其冊冊之所載者惟告周公立其後伯禽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者示不專也若祭統所謂爵有

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以太廟故啟之誓亦曰用命賞于祖然則無功者賞之與乎無功而受賞者於此得無愧於神乎王賓即諸侯來助祭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待之舉王賓則諸侯咸有周頌烈文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也成王舉行殺牛禋祀之禮而諸侯之助祭者皆至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廟有五室中者曰太室神之所在也王入太室之中行祼禮祼灌鬯也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尚臭故灌以圭璋用玉氣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祼者祭之始也葢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齊以獻尸受祭而灌於地既灌然後迎牲則祼者祭禮以祼為重其封伯禽乃祭之末非將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禄之法曰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祭畢乃命伯禽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祭既畢乃命周公之後伯禽于魯作冊文

使史逸誥之前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者作冊書以告神也故曰祝此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作冊書以命伯禽也故曰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計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夫以七年之中輔相成王誅三監黜商命營洛邑致太平文武所以受命於天者至此有成而無虧豈非誕保乎史官計此一段足以見周公有大勲勞於周而成王崇

德報功之禮亦於此而盡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哉

尚書詳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四

宋 陳經 撰

多士 周書

此篇乃洛邑既成周公遷頑民於此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作此書以誘掖之昔者周公初基作新邑之時四方民大和會而庶商亦常與乃役之事周公亦嘗作書以命商庶矣豈有頑民未服周而能供

力役之事哉周公知其心未純於向周而舊染之俗未盡除也故於多士之篇而開之以至公無私之見盖商民之所未盡服者正以未知天命之所在徒以私情之故念商家之舊人惟有一心不在於此則在於彼商民既念商則自然不知有周商民既溺於私情則自然不知有廢興之公理多士之篇多言天者盖示之以廢興之公理而恢商民之心使之不溺於淺狹之私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成周即洛陽下都也前此庶商丕作于營洛之日其室家未遷周公於復辟之明年即遷民于洛邑蓋商民居商之故地染商之餘俗故念念在商周公遷于洛變易商民之觀聽使之密邇王室之教化庶幾可以轉移其習俗周公以王命告想當時周公道達王之德意志慮使商民知成王寛恩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情相通無間矣然謂之多士而序書謂頑民何也

蓋書謂多士見周家之忠厚不以頑待商序書謂頑民乃孔子直書商人之心旣不知天命廢興之理懷疑而不服豈非頑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作史者記其時惟周公復政之明年三月遂于新洛邑以告商王之多士周公之營此洛邑正為商民設也復政之明日曾不踰時而遂遷殷民盖莫急於此也王若曰周公稱上命以告之也爾商家遺之多士弗弔者言不為天所憫弔成王慰撫勞來之辭旻者憫也旻天大降下此喪亡之禍於汝商家故我有周受上天眷佑之命將奉上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罰謂之王罰威謂之天威者皆是賞善罰惡無私者也

王罰即天威也我周家何嘗容心於其間哉將之而已致之而已惟將天威致王罰故勅正商家之命而黜之以終上帝之事上帝雖有此心奉行而終其事者人主也肆爾多士再呼多士而告弋取也如射者之弋有意乎取之者弋也我周家何嘗用心要取商命小國謙辭也周為諸侯時百里之地故曰小國惟天不與商家信無有保固其亂者紂既為暴亂天道自有福善禍淫之命豈有保固其暴亂之理天既不

固紂之亂則必有以弼若非天之弼我何敢求天位哉惟帝不畀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帝不畀商非我有心以求之也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周家為下民之所秉為秉心以為上也民既秉心以為上豈非天之明畏有以佑我周家乎周公深見天命無私之理故以此釋商民之疑情然則天命高遠周公奚自而知之即人心而知之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即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于下民求為即天命之所與商

民不知將謂周家故意取商之命故周公大宰以天意告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又舉夏商之興亡事之已驗者告之我聞曰上帝

之于有夏也未嘗不開導之使之趨於安逸之地人主得民心得天心則天命長享子孫長保豈非逸乎上天雖以逸道之而有夏之君不能適逸適之也不於安逸之地而乃自為危亡之行則惟帝降格降格者下災異以譴告之使之知所悔悟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警之此天有意於嚮之也天意雖嚮有夏而有夏之君如桀者不能用帝之命大為淫過佚失惡聲之著至有辭以聞於世則天於是無所

念無所聞罔念聞者棄絶之也天既廢絶之而不念聞之則廢其大命而降致罰於桀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之命天命何嘗之有夏既不用天命則天命移而在成湯俊民者賢人也甸治也湯用賢人以治四方者乃所以順天也天佑生賢佐嗣俊所以尊上帝自成湯以至帝乙賢聖之君無不以明德恤祀為主心道利明明者君德之大也惟其明德故祭祀之禮常致其憂念敬心無時而不存也亦惟天大立其保

乂於有商商之治安者皆天建也天建保乂於商而商王又能不敢失天之心無不配天其德澤之達於民者與天同其大此見天人交相與也即夏商之興亡以觀之商亡而周興奚獨不然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嗣王指紂也後嗣王不明于天道言其顛倒迷謬之甚也于天之理既不能明况能知先世勤勞王家而聽念之乎不聽念之則是忘其先王之功稾商家積累之王業也為佚失之事更不知有天之顯道與民之可敬也人主知天顯民祇則不敢有過舉既淫厥佚則是與天顯民祇者相反矣奚暇顧之哉惟時上帝見紂之所為若此不安于紂遂降此喪亡蓋不明厥德天之所不與也豈特于商紂為然而天理人事

推之莫不皆然凡四方小邦大邦至於喪亡為天所罰者皆有惡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商王之不明厥德如彼故周王起而繼之我周王大能善承上帝之事為人君者在于承天意以從事我

文武善承上帝故上帝有命以命我曰割絶殷命以勑正殷之事而告于帝言終帝之事也惟我周家之事也惟我周家之事更無他往一心以順天也爾殷之王家惟我適一心以從周也人惟有一心于其所當然者不能從則是有二心也我周家不順天命商之王家不從周皆是二適也爾王家既我適矣而管蔡商奄之變爾商人猶有不服從我周家我其曰惟爾大為無法度之事亦何曾生事好變動必欲黜商

皆自爾都邑先為之其過皆爾之自取而非干於我也予亦惟念天意就其大戾者誅之若首惡渠魁若管蔡武庚是也正者繩治也既誅其首惡則其餘者不盡治之商民未盡知成王之意將謂成王忿其不服之故必行誅戮於已故周公直告之以安反仄之情誅其首惡而赦其餘此聖人忠厚之意也亦天之意也我之所以割商者非我也天也我之所以赦汝者非我也亦天也聖人之心動與天合故無往而非

天之心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再以天命開商人之心猷道也以道告爾多士我于此時遷居爾于西西即洛邑也自商邦而來洛

土在西故曰西商民安土重遷寧不謂成王有以勞苦之此特未知天意爾天之意欲爾商民化惡為善故不使居舊染之地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者好為此變動不務康寧也實天命如此爾不可違朕不敢有後言天命既如此我周即當承天意豈敢後時而不從天爾商之多士倘知天命則當無怨我惟爾知惟商先人有册有典此又即商家故事告之商家之故事載之典册者惟爾知之商之所以革夏者何異于

我周之革商也今爾又有言曰夏之多士有蹈於道者商王簡拔其大者置之王庭之上其小者服事于百僚之列雖是汝有此言然我周當聽用德而已爾若有德我何敢不用爾若無德我何敢强用大抵商士所言者皆是私情周公所言者皆是天理我一人惟德是用則何敢不求爾于天邑商於此可以見周公雖是勞來商民有不忍之意亦未嘗有姑息之政苟徒知商民之可懷而至於姑息不擇其賢不肖其

皆録用之則有害於公理矣予惟率肆矜爾我惟率循周家之故事行之矜憐汝故有以教汝非我之罪也天命也夫以人主之尊其與下民勢甚遼絶雖以不善行之民誰敢以為怨誰敢歸罪于上而況善行之則其不敢怨不敢歸咎者亦理之常也周公必相與言曰無我怨曰非予罪其至誠惻怛之意不務以勢臨其民而惟務有以感其心此周家之所以為忠厚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又言我所以遷汝者正所以教汝也昔我來自奄謂誅三監滅淮夷之時也奄最後伐故曰來自奄民之命在乎君黜爾管蔡商奄之君是降四國民命也降四國民命者非我私意也天罰也我特顯明而致行之爾移爾遐逖遐逖遠也移爾于洛邑正欲使爾遠去惡習轉頑為善親比于我服事于我宗師于我

周家多遜之風周之民濟濟相遜遷汝于此使爾漸染亦為多遜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章尤見周公開心見誠示人以生生之路使知所慕知所畏汝商民自武庚變亂之後嘗疑我周家有殺汝之心周公曉然告之曰今予惟不爾殺既不汝殺所以命令至于再三申重以告汝時命有申與隨風巽之意同拳拳不已之意見於命令如此今我所以作此大邑于洛者其說有二一則謂四方之朝聘貢獻者無以賓待之故遷于洛所以取其遠近道里之均一則惟爾多士服事奔走以臣我為多遜之風

汝之意勿以為疑也爾于此洛邑庶幾有土者分之以土田也庶幾安寧其事安寧其居止幹事也相與為子孫無窮之計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洛邑之遷乃天命也爾能敬奉天命是順天者也天必畀汝矜憐而佑爾爾不能敬則是違天者也違天則不特不能有其土而已予亦致天之罰于爾之身必有以戮殺汝敬則天畀矜之不敬則予治天罰君即天也周公至此既示之以所慕又示之以所畏今爾惟時宅爾

邑則安其心于此繼爾居則常其居于此爾其有所事于此有年長久于此至于爾之子孫興起而振作亦惟從爾遷居之故則遷之利非一端而足可以為終身之計可以為子孫無窮之計爾何為而不遷哉周公所以勸勉之詞至此極矣王曰又曰者不能已之辭也時予者爾當是我之言乃或言爾攸居我所以有言者非為他人皆為爾安居之故此篇乃商民始遷之日周公恐其有道途之苦跋涉之勞舊土之

思不能無動念故其言尤詳

尚書詳解卷三十四